因寄軒文初集

禎為諸生時肄業鍾山書院從姚姬
傳先生游先生古文為一時宗匠慎所
許可惟亟偁吾友異之以為得古人雄
直氣同年陳石士侍郎亦為姚先生
弟子而異之即侍郎乙酉科所得士
侍郎每為余言不以持節按兩江士為
榮而以得一異之自憙也及禎巡撫安

徽延異之爲兒子師蓋悉其底蘊蓋自宋以後言文者約有數派司馬子長之文雄闊而淡遠得其淡遠者歐昜廬陵也而歸熙甫繼之董生劉子政之文渾噩樸茂曾子固朱文公取之蘇長公取國策莊子而叅以班孟堅明允之文峻厲嚴切甚佀賈生其

原出韓非荀子能學孟子者[illegible]恭而已長公之學盛於南宋而師明允者甚少學盧陵而兼子固者方望谿侍郎學盧陵而兼長公者劉海峰學博也然皆不及熙甫姚先生文師盧陵而上溯子長故與熙甫皆神似盧陵而不以皃也異之學於姚先生

而文侶明允其平居亦未嘗誦法宋人獨好賈生文不好明允而好賈生所以能明允與師姚先生之文而不襲其派此先生所以文事深許與異之為人落落寡合而與余居凡六年相得甚懽不喜其不至乎中壽而竟死也異之家故貧子又甚劣余恐

其遺藁散失亟裒而刻之追思八箴嘗會食後議論經史必移晷乃罷今忽忽遂成陳事至覽其遺集誠可悲痛故識於簡端以詢之侍郎陳公以爲何如也是役也編次爲梅伯言郎中校勘爲金小韋副榜皆用功甚勤能不負死友者道光

十三年五月鄧廷楨序

書後

曾亮少好為駢體文異之曰人有喜怒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體之病也予曰誠有是然如哀江南賦報楊遵彥書其意顧不快耶[illegible][illegible]異之曰抑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莊周司馬遷之意來如雲興聚如車屯則雖百徐庾之詞不足以盡其意予悟稍學為古文詞異之不盡謂善也曰君之文病襍一篇之中數體駁

見甲之冠乙之履非全人也吾自信也不如信巽之之淺得一言為數日憂喜於序令巽之亡矣吾得失不自知人知之又不能為予言之如吾巽之者可資也巽之亡予雖於學日從事焉茫乎不自知其可憂而可喜也故益念巽之不能忘也巽之卒於道光十一年其明年令巡撫安徽鄧公為刻其遺集命曾亮曰必有序乃書疇昔論文語於集後以志吾悲且以志良友之益我者不忘也　梅曾亮

因寄軒文初集目錄

上元管　同異之著

卷十　賦三首　箴一首　贊三首　祭文六首

同里金　縵若洲氏校栞

因寄軒文初集卷一

原人

上元管同異之著

天形乎上日星繫焉地形乎下山澤附焉人形乎中而禽獸與分處焉人之異於禽獸也豈不微哉雖然禽獸不可謂人猶日星不可謂天山澤不可謂地也是何也曰彼得其偏此得其全也天之生物也狐能首邱近乎仁犬能識主近乎義其所能者一德而已而仁義禮智人生而并具焉其性也不旣全乎蠭蟻但知有君臣豺獺惟知有父子其所知者一倫而已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生而并明焉其道也不又全乎惟性之全與道之全故人之微屹然立乎三才之位古之人有言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君子以爲豈徒異哉夫人之尊蓋直與天

地埒矣鳥之有鳳獸之有麟也譬諸天之景星地之醴泉也貴誠貴矣然其歸終不可以當天地惟人之生有天之量有地之體其身雖域乎天地之中而其道足樹乎天地之表天地不能統而人甘自棄焉以自儕於禽獸豈不哀哉聖人之德與天地參而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人之身皆可以參天地也參天地斯爲人無已則勉爲景星醴泉焉猶不失爲麟鳳也下此則羣凡禽獸而已夫人也柰何以參天地之身而甘爲禽獸也哉

原災

古初之天如嬰孩虞周如少壯自漢迄今爲衰後此爲耄何由知之由災異知之何由災異知之由災異之多寡知之也古者聖人在位覩災異之來其德加修其刑加慎撤音樂而裁膳食

玉帛犧牲祈禱相望儒者之說曰國有失道則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聖人知夫災不虛生而欲以弭其變也是以兢兢深自省爾然以吾考之春秋時二百四十二年山崩者二漢文帝時同日崩者二十有九春秋大水者九東漢一月之間郡國大水者八春秋日食三十有六唐三百年而日食過百夫漢唐之禍亂豈能有甚於春秋哉何在春秋則亂已極而災少而在漢唐則亂未極而災多古之天嬰孩少壯也其氣麗其力厚其筋骨堅凝而豐潤凝邑寒暑之交傷未足以成劇病漢以後衰矣其氣微而力薄其筋緩而骨虛盡調劑以輔之猶慮不勝稍不謹焉則百病叢生而不可復治聖人曰天之病衰爲之也天之衰人致之也世不有耄耋期頤康强而無疾病者乎當吾世而使天至於斯誰之咎也是故值天之衰愈恐懼修省而不敢失道夫

豈敢曰此定數也於我無關與

原鬼

魂也者附乎人者也鬼也者離乎人而魂之變也附乎人則雖有而不可知其爲有離乎人則雖謂無也而不可徑以爲無草木之有煙也加之以斧而不獲析之爲薪而不獲及其火爲灰炭而煙斯出焉謂草木有煙孰信謂煙不出於草木雖吾子亦知其不然矣通乎此者其知人鬼之說乎晉阮氏之言曰無鬼唐韓氏之言曰鬼無聲無形無氣是二者以爲闕所不知不言怪異則可矣非篤論也晉文公之死也出絳而柩有聲如牛鬼豈無聲齊彭生之死也托形於豕人立而啼鬼豈無形周杜伯之死也服衣冠挾弓矢射王於鄗中心而殪鬼豈無氣且世豈無鬼吾故曰二子之言非篤論也有天地之鬼焉有人死之鬼

焉視不見而聽不聞者天地之鬼也陰氣之常流者也視或見而聽或聞者人死之鬼也魂氣之未消者也魂所變常名神君子謂必聰明正直者然後可爲神則鬼之而已矣是故韓氏之原也得其半而左墨之所記也不皆誣雖然煩之積也一瞬而散未見其爲他物也匹婦匹夫之鬼其執且不能以久存而莊列之言曰吾惡知死於此者之不生於彼乎釋氏因之遂有輪迴之說信斯言也則吾不能知矣

原雷

雷之象在易爲震震之用主於動萬物故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焉故雷也者所以致物於生而非所以致物於死也然則雷之擊物何與震之發其端爲怒怒而散則觸之者生故雷雨並作其於卦也爲解解之象君子以赦過宥罪怒而積則觸

之者死故雷霆皆至其於卦也爲豐豐之象君子以折獄致刑雖然取義則然爾雷霆之擊物豈眞有所獄刑哉謂雷霆之擊物爲眞有所獄刑者則雷雨作而果草甲拆其爲赦宥也何居焉世之言者皆曰雷擊惡或又曰雷誅隱慝是二者皆偶然而非雷之專用也天之於人福善禍淫總其大綱焉斯已矣烏能侵人事而代之用刑乎吾故曰皆偶然非其專用震爲怒雷臬焉以其怒也則所擊宜其所當擊故雷之震或果爲惡人焉震爲決躁雷又兼焉以其決躁也則所擊不必其所當擊故雷之震或鄉垠或牛畜或草木無知之物焉巧乎其相遭猝乎其不及避焉爾春秋書震夷伯之廟記異而已傳附會而以爲罪之故范甯深譏焉曰左氏失也誣

原優

世有僊乎君子所不言世無僊乎愚人所不決然則孰爲信曰有僊爲信信之者何曰信吾所信非信愚人之所信也國祚之修短聽乎天者也而聖人者力且能祈天永命故周家卜年七百其終卒過乎其歷焉知此則人之爲僊夫何足異人之生同具有精神同具有筋骨衆人者聲色剝其外貨利伐其中金石之質亦將從而銷壞矣於此有人焉不搖其精不撼其神去聲色而屏貨利以求延壽而益齡彼誠逆天天亦胡爲而必殺之哉然則世所言僊其爲說誠荒且誕而至於棲形山谷之中息影風塵之外身不死而體常存古今來未嘗無是人也夫何足異雖然衆人之信矜其智吾之信憫其愚捐妻子而背君親失人之義棄功名而屏富貴失人之利義利交失則無人理以是爲僊亦何樂而必爲之昔舜之時鳳皇來儀及有周而再鳴岐

山鳳之壽不知其實若也而孔子之世西狩獲麟且一出而死於世人之手何年壽之足言然至今言鳳麟者以爲奇祥異瑞而狐以盜精而長存能以引氣而久壽世並指爲妖怪焉聖人者盡其道而必死死而不死也鳳麟也僊人者愛其年而不死不死而死也能狐之妖怪而已矣夫何足異

性說三首

人之靈曰心而頭足耳目與物無殊也心之靈曰性而知覺運動與物雖殊而未甚殊也雖然以心之靈而佐其知覺運動其知覺運動豈凡物之所能如哉故率性而修則人之善可以至乎聖人悖性而用則人之惡可以加乎猛獸猛獸也聖人也視吾身之率性不耳嗚呼吾人也而惡加猛獸吾能無惕與故爲人而不知治心則固非所以爲人矣治心而不知率性則亦非

所以治心矣

人之性善乎惡乎抑善惡混乎曰性善何以言之曰忠孝者性之大端也其具於性也不必觀之忠臣孝子也觀之常人則固可見矣其具於性也且不必觀之常人也觀之亂臣賊子則益可見矣衛甯殖之將死也自謂得罪於君屬其子以必納獻公宋元凶劭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胡爲見哭是二人者何以有是言哉人將死則本性明本性明則悔恨而自知其惡是以其言如是焉爾甚矣人之性善也如曰性惡則二人者極於惡而不當復悟如曰性善惡混則二人者混於惡而不當復明今皆不然甚矣人之性善也雖然能率其性則孝子忠臣不率其性則所爲至於悖逆嗚呼可懼也哉

嬰兒無知戀其生母性之善不可見乎或曰戀生母者戀其乳

焉爾如使易人而乳焉則彼且舍母而戀其乳我之人是欲也而可謂善與君子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彼乳我而我戀焉是施報之道也施報也者忠與孝所由生也使聖人爲嬰兒則固第戀生母而不以乳異以乳異者其次也雖然其次也亦善也而奈何謂之欲與

永命

國祚之修短孰爲之曰數爲之數爲之則聖人何以勤責人君曰修短者數也治則修亂則短者理也數定於先而理遷於後未有政亂而其祚終修者未有政治而其祚終短者天之大權莫加乎數惟人君能以理勝焉政亂矣而數終修則天爲不明政治矣而數終短則天爲不公雖然吾曩有疑焉今夫開國之初後嗣之賢愚渺焉莫定彼其爲治爲亂初不可知也然而精

於數者輒能推及其所終若燭照蓍蔡語無不驗此何故也哉
宋非高宗不棄汴遷杭而國終閩廣明非萬歷且繼以天啓祚
亦不斬於子孫然當時若陳摶劉基則已併其地其人而言之
若見又何奇也豈國家之興衰眞定數而不可易移耶將人君
之圖治肆亂亦應數而然而莫克自主耶何以云然而果見其
然也嗟夫三代以上君多賢聖故人之權重於天三代以下君
少賢聖故天之權重於人昔者周公相成王定鼎郟鄏其卜世
也七百焉而已既而成康相承佐以周召文武之澤廣而愈深
故其後也卒過其歷踰八百年而未止宋明之先其開國既非
文武之忠厚而其後君無成康臣無周召此所以天數一定而
毫髮不可復移耳故周人之卒踰其數是周人之不爲數限也
宋明之卒如其數是宋明之自爲數拘也其理則然無足怪者

不然豈陳摶劉基之學過於周公而天數亦有時而不驗哉祖己之告高宗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召公之告成王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使天不可祈而命不可永則祖己召公之說爲怪誕而欺君夫三代以上數不勝理故言數者希三代以下理不勝數故讖緯圖籙言數之書遂紛出而多奇驗焉置今書於古之世皆不驗之言也世不知此乃以左氏卜年之說爲權辭不足信夫左氏言卜年者不可信則祖己召公言永命者先不可信也祖己召公言永命者不可信而獨信言定數者之陳摶劉基則是陳摶劉基之學又能過於祖己召公耶

室慾

見美姝心欲動思是誠美姝也年老則色衰色衰則身死身死

則且爲白骨以白骨視美姝吾之慾猶動乎哉釋氏之言窒慾如此吾聞而陋之天下之事有是非焉苟意能顛倒之則何所爲而不可今世有正人或命子害之子必不能曰子直以盜賊視其人則害之易矣其爲說何以異此慾也者起於心者也心苟正雖遇美姝不爲動不正其心將未遇而其思先涉之矣況既見焉猶可得而强制耶是故儒者之道其窒慾也有方其未見也曰非禮勿視其既見也曰雖則如雲匪我思存定之以誠持之以敬範之以先王之禮心一正而慾皆窒矣夫豈有陋如彼說者哉饑而奪食者彼於饑誠不能忍也知羞惡之重於生死雖饑死且不顧不告以奪食之爲羞惡而曰汝姑視酒肉猶粱如糞溺焉彼之饑不可忍矣能迂迴而念及此乎

除姦

君子與小人不可以並處君子與小人並處非君子去小人則小人必害君子然自吾觀之自古及今小人害君子如善射者然發十而中者八九君子欲去小人發矢者十幸而中者一二而已甚矣小人之難除而君子之易見傷也雖然此何故也君子持正不能如小人之善悅其君孤立無朋不能如其多羽翼臨事則聽命無金帛貨財賂要人而求輔助直於言而剛於色不能詭偽欺詐宛轉以求必勝是數者皆不及小人而小人兼之此勝負之所以不戰而分已而吾以爲猶不止此天下之事有道焉有機焉非道也無以得事之正非機也無以濟事之成自古君子於小人平時則疾怒之狀見於顏色若不可與朝夕處一旦欲攻擊則謀之他人考其事實遲濡隱忍不能遽發至於起而攻之又必昌言於朝細數其罪若結訟而上以待聽斷

者然吁吾謀未成而彼也預防而爲之地者亦已久矣若夫小人則不然彼平日自知不爲君子喜朝夕思慮經營待君子之攻吾而爲之備一旦決發則驟如雷霆疾如風雨巧乎若逢羿彎弓射跛孿之童稚嗚呼竇武屠於曹節王涯戮於仇士良元祐諸賢竄於惇京天啓諸賢戮於崔魏吾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而流涕也彼君子者何其失機而小人者何其機之捷也天下之人死於病者十僅三四而死於醫者十常七八癰疽大病也而未嘗遽死也無扁鵲之技而決而潰之則其人乃立死世之小人其始意止於患得失彼既知不爲君子所容則日夜謀爲自保之計而倒行逆施無所不至竇武王涯之難身雖死國猶延若夫何進之誅宦官則身死君弃而廟祚幾亾於是曰矣且夫遇小人者不攻則已苟欲攻之則勢當必勝勝之如何曰

深警捷速如小人之所以害君子者而其術得已夫深警捷速在小人害君子則爲姦爲邪而君子用以去小人則爲忠爲正吾請證之昔宋丁謂陷寇準排李迪天下譁然不安莫能去也及貞宗崩謂爲山陵使王曾乃入白太后謂謂包藏禍心故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怒而謂幾立誅明御史攻嚴世蕃也疏入沈鍊楊繼盛事徐階曰若如是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乎削其藁獨用通海寇及南昌地有王氣購爲萬壁等事疏一上而世蕃棄市夫謂固姦邪曾所言豈事實哉然而必如是者不出此則謂不可去其用意正與徐階同所謂機也而儒者或曰事不當求必成曾所爲不足法嗚呼去小人者爲身耶爲家耶爲一己之名節耶爲君父之憂國家之患耶今夫擒虎豹者毒弓矢設穽械以求必獲而人不以爲非者除害故也進獵者而

告之曰是非仁術汝其祖裼搏之獵者死而虎豹之害日深矣

上元管　同異之著

楚昭王論

楚昭王奔隨藍尹亹有舟不與及復國求見王欲執之令尹子西請聽其辭卒見之而復其位世或以昭王能忘舊怨爲善自君子觀之昭王蓋甚失矣今夫臣之於君豈若常人相與謂挾私讐修舊恨爲可羞而以坦然能忘爲大度哉夫亦曰正其賞罰焉爾藍尹之於昭王也分則君臣而始也觀其一戰而敗遂至斬一舟而不與繼又不知愧恥而辨言以求復位以行言則不忠以識言則不智不忠不智而僥倖以希富貴雖立殺而肆諸市朝以爲人臣之戒天下孰得議王之褊心而議其過甚而必於復國之初示含宏之量則赦其身於既巳幸何取乎其

人而復使之治民而臨政也哉當是時王迫甚其猶得以奔隨者特幸耳設使徘徊成臼之津而子胥夫槩之徒率練甲而㦸之立盡外無宗族託於强鄰內則以班處宮誅屠已盡雖有包胥鍾建諸臣將誰輔以復國楚之宗祀其由是斬矣嗟乎齊桓置射鉤而相管仲晉文置斬袪而見勃鞮彼其先分非君臣彼其恨亦止於一己藍尹之罪次及其君上險使先君累世之靈斬血食而爲不祀之鬼赦而用之是失政刑也事有相同而實異者其桓文與楚昭之謂也耶且夫世之小人其言行反覆辨詐何常之有彼其初既目覩其君之窮蹙而不顧則苟非挾有强辨亦安敢貿貿然再至其前投要領而嘗斧鉞要其言何足問哉而子西於焉顧請聽其辭聽其辭顧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何其昧於大體耶夫苟君臣不忘仇讐則必明飭政刑以

肅紀綱安有縱釋罪人而可以爲治者傳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使楚之臣民親見包胥鍾建之徒以忠獲賞壹以不忠而復位必謂忠姦同受其利設不幸吳師再至則相率而去俟亂定然後徐步而歸耳其尚可以爲治也與嘗考昭王失國始於囊瓦之不仁成於强吳之侵逼非素失德昏亂以底滅亡比及乎復國其善政又多可紀然而不能復霸者意其賞罰類是者多耶彼子西者不知裁以大義乃敎其君以小道其暗於事勢固甚矣卒召白公以致亂也宜哉

蒯通論

使韓信聽蒯通之計漢之爲漢誠未可知雖然吾不知通之所以勸信者果何爲也夫秦自陳涉以來俊雄豪傑魚鱗雜襲飇至而雲起戰鬭所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屠戮人之父母民被

其毒甚於始皇二世數年之間併而歸於劉項劉項兩雄亟戰乎滎陽京索閒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於中野者不可勝數其爲禍也通又自言之矣當是時天下一日不平則百姓一日被其毒毒之去也待乎劉項雌雄之決爲蒯生者宜教信以速滅項王之策使四海之內晏然無復戰鬬之危而民安其所則所稱天下士矣知信之能安天下而教之以亂聽其計成與敗未可知而於意究何所取乎兩虎鬬中原傷人無算不足而又驅一虎繼之彼蒯生者抑何其不仁也或曰生非爲天下者也其意專於愛信而已君子曰蒯生豈愛信吾觀其意大抵自爲焉已耳何以言之當酈生伏軾說齊掉三寸舌遂下七十餘城而通復說信以擊之破已服之國不可謂仁奪已成之功不可謂智內以喪其謀臣外以勞

其軍旅漢之疑信自是始矣使通誠愛信不宜出此蓋自戰國秦項以來縱橫捭闔之徒無恆產而無恆心乘天下之有事說人主出金玉錦繡以取卿相之尊彼其人皆利天下之危而不利其安也利天下之分而不利其合也蒯生乘戰國之風見天下之將一自度委質事漢則不過與陸賈隨何酈生平原君等故樂天下之瓜分已得藉以爲資而坐收其利其始說信以擊齊是將敗之於漢也既而不成則遂危言慄辭以觸動之必使其反而後已其陰險叵測蓋雖高帝爲其所欺而況其下焉者與嗟乎世所貴乎謀士者爲其能以排人之難也高帝雖雄心猜忌蕭相國何用召平鮑生之計卒免其疑而脫於禍使通誠愛信則必思所以終全之矣說之以三分不聽而遂無復計是使世之爲人謀者必使臣子叛其君父而非是則無以自全也

彼劘生者抑何其不義也

韓信論

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高帝自謂不如韓信然其兩奪信軍若取物於嬰兒無所用力信之言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吾竊疑信之將兵抑猶有所未善也古之爲將者退軍休舍堅壁壘謹斥堠嚴烽燧多閒諜無事之時常如敵至故曰名將之兵堅如山嶽言其防禦之嚴凜然不可犯也方信與張耳將數萬之衆軍於修武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卽信臥奪其軍信猶未起及信起乃始知漢王來而大驚噫信之將兵其疏乃至於是與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文帝勞軍不能入其至霸上棘門則直馳入壁將以下騎送迎帝歎謂亞夫眞將軍而謂兩軍爲兒戲可襲而虜若信之軍其不幾於兒戲矣乎當是時信

獨破趙服燕楚方圍漢於滎陽而齊之七十餘城抑猶未下聞有智略之士設詭譎之謀用其詐而乘吾疏輕兵襲於軍門刺客入於帷幄信且高臥未起瞢然以其應漢王者應之豈不危哉吾故曰信之將兵有所未善嗟夫自古英雄之士才略不可窮盡有値其時幸而成功有不値其時不幸而終無濟者矣吾觀武侯之將兵其愼也加於韓信韓信之將兵其疏也不及武侯然而信所値者魏豹夏說龍且陳餘率皆淺細迂拘之士故雖行軍防禦如是之疏而卒無人焉攻其瑕而蹈其隙惟其伐趙也乘勝而去國遠鬬以出於絕險之井陘時則有李左車者教陳餘以奇兵絕其輜重深溝堅壁不戰以挫其鋒使餘聽其計則信成禽矣而餘也棄而不用使信有成功武侯所値者司馬仲達於魏延異道之謀終其身不敢用然愈愼而愈無成功

若是者皆天而非人也世乃謂武侯不從魏延之謀以爲失計是徒見韓信之行險獲濟而不知李左車者之世不乏人也嗚呼世以成敗論英雄固已久矣

范增論上

蘇子瞻以項羽殺宋義爲弑義帝之兆而謂增之去當於其時是不然范增者項氏之私人而輔之以爭天下者耳其始說梁立義帝其視帝也猶奇貨也及其事羽而事且垂成其視帝也猶贅疣也增且不樂有帝夫何有於弑兆而去之雖然增爲項氏私人而其說梁以立帝則亦可爲失計之尤者矣昔者六國之君徒務富强而不行仁政考其所爲率皆殃民之事故一旦始皇者出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如以猛虎逐羣羊而六國之民始則倒戈繼不聞彎弓而報怨何者其君暴虐無以深結於民

也六國之亾楚爲無罪自懷王入關不返楚人憐之憐之者將以憤秦之欺而咎其君拒屈平之讜言聽子蘭之佞說輕其身以投虎口也非有故主之思遺民之痛而增之勸立其後何哉且夫楚固列國非天下之共主項氏之意欲亾秦而取其天下則立楚之後僅足以收其故族之心鼓其遺民之痛而所謂燕齊韓趙宋衞中山之邦者於楚何憐夫豈可得而恐動耶增之爲謀於是乎悖矣然則梁從其計而羽竟誅天下以亾秦其故何與曰此非爲從增計也天之亾秦無智愚皆知之陳涉吳廣之起也詐稱扶蘇與項燕燕固楚將而扶蘇親始皇子欲亾秦而借名其子夫豈民所樂從者然而勝廣起隴畝之中揭竿一呼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遂並起而亾秦族蓋人心苦秦苛暴久矣欲爲變則從之而豈問其借名之何若哉夫以匹夫

取梟主天下其名甚正而必借助於無足重輕之楚後以自成其篡弑之名而使天下得以藉口項氏之用人如此吾固知其非漢敵也而蘇氏之論則愈疏矣

范增論下

酈生說漢王立六國後以撓楚權賴張良發難而止增之勸梁立帝也其爲失有以異乎曰奚其異取天下而借寶於人是盜賊因資爲亂者也取天下而借名於共主是强臣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也英雄豪傑之主崛起草莱唾手而成帝業則亦安用是哉然而由今論之則酈生說猶可行而增之謀必不可用何也天下之事實重而名輕然吾以爲借之以實實有時而可收假之以名名遂無時而可廢今夫酈生之勸立六國也其究歸於失實而已事敗而急圖之不負惡名於天下爲漢王者猶深

得操縱駕馭之方而制之有道胡爲不可行若夫其主之名則天下之所共重者也昔者周室既衰齊桓晉文之徒假勤王而成霸業浸淫至於戰國其主益微秦人負虎狼之心終以刼天子爲惡名而不敢遽爲吞周之舉當其時梁趙欲歸秦以帝而魯仲連者以爲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既爲言之而梁人遂止夫周之王與秦之帝固皆所謂名焉者矣觀其事與魯連之說則其主之重蓋可知矣項氏之起非有尺寸乘勢𡁧起隴畝之中足以亡秦而號令天下既立義帝則遣將惟其人立約必從其意事須報命而後行惟順與忠斯可一搖手舉足天下且羣起攻之彼夫新城三老之所以說漢王者其事豈出於意外者乎故吾謂爲范增者度項氏可以終身北面事人也則是謀無害如其不然則伏弑逆之心於始謀之日增與項氏甘共當之而不

知其非善計也秦非桓文之時楚無周室之重輕奉人以帝王之尊卒受魯連所言之害以自蹈於秦所不敢而使漢王得以爲資因乎其名而喪乎其實其失計豈酈生之可比也哉嗟乎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故世以置君爲兒戲而不知其不可輕也明太祖之起也欲奉韓林兒謀蓋與增相類其時獨劉基毅然止之嗚呼若張良與劉基則可謂能知天下之計矣

禁用洋貨議

天下之財統此數今上不在國下不在民此縣貧而彼州不聞其富若是者何與日生齒日繁淫侈愈甚積於官吏而兼并於大商此國與民所以併困也雖然是固然矣而猶有未盡今鄉有人焉其家貲累數百萬鞾其家人婦子甘稐衣食經數十年不可盡既而鄰又有人焉作爲奇巧無用之物以誑耀乎吾吾

子弟愛其物因日以財易之迨其久則吾之家徒得乎物之奇巧無用者而吾之財盡入於鄰今中國之與西洋固鄰居也凡洋貨之至於中國者皆所謂奇巧而無用者也而數十年來天下靡靡然爭言洋貨雖至貧者亦竭蹶而從時尚夫洋之貨胡爲而至於吾哉洋之貨十分而入吾者一則吾之財十分而入洋者三矣昔者聖王之世服飾有定制而作奇技淫巧者有誅夫使中國之人被服紈綺玩弄金玉其財固流通於中國之中而聖王必加之厲禁者爲其壞人心而財勢偏積也今中國之人棄其土宜不以爲貴而靡靡然爭求洋貨是洋之人作奇技淫巧以壞我人心而吾之財安坐而輸於異域其在聖王宜何如天下之物取其適用而已矣洋有羽毛之屬而中國未嘗無以爲衣也洋有刀鏡之屬而中國未嘗無以爲器也儀器鐘表

彼所制誠精於吾而為揆日觀星者之所必取矣然而舜在璇璣用有土圭之法彼其時安所得是物而用之然則吾於洋貨何所賴而不可絕焉　國家之制汎粟出洋者官吏之罪至於大辟夫粟之於財其為國與民所資也奚以異以粟而易洋之財與以財而易洋之貨其為傷民資而病中華也又奚以異今也獨禁粟而餘皆無禁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昔漢之時匈奴愛漢繒絮食物有中行說者教以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由是匈奴遂大為漢患夫欲謀人國必先取無用之物以匿其有用之財故表餌交關互市之事古之人常致意焉洋之樂與吾貨其深情殆未可知就令不然而中國之困窮固由於此則安可不為之深慮也哉宜令有司嚴加厲

禁洋與吾商賈皆不可復通其貨之在吾中國者一切皆焚燬
不用違者罪之如是數年而中國之財力紓矣

因寄軒文初集卷三

上元管同異之著

讀三傳。

舊皆言左邱明學於仲尼公羊穀梁受經子夏而作春秋三傳吾謂不然今左氏非出邱明所作朱子嘗言之世或未然其說若公羊穀梁受經容出一師而說者以師爲子夏則非其實矣始吾讀孟子竊怪於左氏無所稱述而葵邱盟辭及其事則齊桓晉文等語所說略與公穀同亦疑二傳誠先孟子及今思之孟子謂白圭云子之道貉道也下乃詳言貉事是貉之說自孟子發之前所未有而今公羊初稅畝傳乃曰大桀小桀大貉小貉穀梁傳曰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智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穀梁言此本引舊說故其上加故曰之文

而是六藝者又實出於孟子由是言之公羊穀梁皆嘗取孟子爲傳而非孟子有取於二書也夫子夏逮見魏文侯其徒固與孟子相及而要猶差先今其書乃有是是何故哉周人之說春秋也初不及三傳惟韓非書載楚靈弒郟敖以爲春秋記之其文乃出左氏而公羊穀梁諸書無道及者至秦博士諸生對二世始用人臣無將之語然猶不謂出於公羊蓋公穀之後於左氏其時多矣且劉向班固皆不載二傳在周相傳之序惟戴宏獨言之謂二子受經子夏此恐經師附會之辭不足深信吾謂公羊穀梁皆周末魏惠襄後人故其書用孟子而又明引尸子尸子者其即商鞅之師所稱尸佼者與

讀晏子春秋

陽湖孫督糧星衍甚好晏子春秋爲之音義吾謂漢人所言晏

子春秋不傳久矣世所有者後人僞爲者耳何以言之太史公爲管晏傳贊曰其書世多有故不論論其軼事仲之傳載仲言交鮑叔事獨詳悉此仲之軼事管子所無以是推之薦御者爲大夫脫越石父於縲絏此亦嬰之軼事而晏子春秋所無也假令當時書有是文如今晏子太史公安得稱曰軼事哉吾故知非其本也唐柳宗元者知疑其書而以爲出於墨氏墨氏之徒去晏子固不甚遠苟所爲猶近古其淺薄不當至是是書自管孟荀韓下逮韓嬰劉向書皆見劉竊其誣詈孔子事本出墨子非儒篇爲書者見墨子有是意嬰之道必有與翟同者故旣采非儒篇入晏子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是此書之附於墨氏而非墨氏之徒爲是書也且劉向歆班彪固父子其識皆與太史公相上下苟所見如今書多墨氏說彼校書胡爲入之

儒家哉然則孰爲之曰其文淺薄過甚其諸六朝後人爲之者與崇文總目稱晏嬰六篇已亾與今書出後人採掇其言尤信

讀墨子。

大史公說墨子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吾觀墨子書稱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楚惠之卒去梁惠止五十年而孟子見梁惠時年已老是則墨子僅差先於孟子其稱告子勝仁譬猶跂以爲長偃以爲廣此告子疑即孟子之告子韓非言自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孟子所稱墨者夷之不知其爲三氏之徒耶抑親受業於墨子者耶要之墨與孟時特相近觀墨子書文拙而義淺疑不足動人然其大意則欲上下君臣去差等而均勞苦彼愚而賤者豈不欲其術之速行哉凡異端之惑人必先有以中人之欲

而墨之與佛其尤工於煽誘也夫

讀呂氏春秋

聶嘗疑言嚴酷者必曰秦法然觀不韋爲相乃敢廣致賓客以著書書且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而不聞秦以爲罪也疑秦法猶寬於後世矣及讀史記始皇帝十年不韋已免相猶納茅焦之諫而迎太后於雍又因李斯上書除逐客令然則秦雖暴初不罪言者故用其力卒以并天下至三十四年用李斯議始有誹謗者族偶語詩書棄市之令曾不旋踵而社稷墟矣嗚呼秦之事至惡不足道然其并天下也以能用人言其失天下也以不聞其過秦固如此後之有國家者其亦知所鑒哉

讀燕丹子

太史公謂世言荆軻其稱燕太子丹之命烏頭白馬生角也太過烏頭白見今燕丹子然燕丹子要爲僞書其言丹事大要剽史記獨謂荆軻已刼秦王而覽使聽琴秦王因琴聲遂脱走以殺軻此所言與史異耳甚矣哉兒童之説也漢藝文志荆軻論五篇司馬相如等論之無燕丹子而唐人修隋書乃著錄以傳於世是可信乎

讀司馬法

姚姬傳先生嘗謂今司馬法爲東晉後僞書非漢人所言之本同謂今司馬法後二篇文甚古恐非東晉後人所能僞作若前三篇則其辭誠淺不可謂之洪闊深遠矣然考魏武序孫子引是書云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故殺謂有意殺人今律文猶有是語今本乃於人下增是字而殺人下增安人二字則其上語意

不可復通又今本云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上二語見漢書下四語始亦疑其僞作及覩劉淵林吳都賦注全引是文而民德廢作民德龐龐與弱對且語意絕精作廢者乃以字形相近而譌愚乃知古書庸淺大抵傳久舛誤而淺者以意增損其閒耳非其書本固然也夫作僞者不能無依據故采擷他書十常八九今司馬法於漢書周禮注所引之文同者僅十一而不見且十八九焉使其作僞夫豈不知多取之而剿襲若斯乎漢藝文志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及隋志乃云三卷而李善注文選所引是書多同孫子之文然則今之五篇尚非隋志三卷之全其古書所引多不在其中蓋無足怪矣又考隋志賈詡注司馬法三卷今文選李注載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曹操曰古者五帝

三王以來也仁者生而不名義者成而不有是此書在唐時猶有孟德注而隋志無之然則古書或著錄而亾或無錄而在者誠亦衆矣未可以篇章語句之不符而遂疑其僞也

讀六韜

姬傳先生嘗據漢志謂六韜非言兵亦無與於太公今六韜儆取兵說附太公而彌鄙陋同謂今六韜爲僞書閻百詩已言如此然考漢人言六韜其說蓋已相乖異劉向班固列周史六弢於儒家且言惠襄之閒或云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而後漢書何進傳乃言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則是六韜果出太公果言兵而非儒術也何以乖錯如此蜀志注載諸葛亮集先主遺詔敕後主云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神智又云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詳此語是六韜乃類管商

申韓必非儒家之術不知周史六弢與太公六韜實二書而漢書遺其一耶抑東漢時六韜已亡而當世人所言者即僞書耶是皆不可知也要之周史六弢其書雖不可復見而莊子載女商云縱說之則以詩書禮樂橫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則六弢之文特約於詩書禮樂豈言兵而管商申韓之比哉先生辨六韜言斤言鳥乃魏晉齊梁後語同謂不待魏晉齊梁東漢人所言蓋已非其眞本矣惜夫不克復見先生而更正之也

辨河閒樂記

震澤任文田集古書爲逆記而中載河閒樂記九篇予考河閒樂記不傳久矣漢藝文志謂自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王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蓋自今樂記既行而河閒所采者已寖廢安得至今而尚存耶其書以樂氣至樂歌分爲九篇之目

不知古河閒記乃有樂元一篇班固白虎通漢食貨志鄧展注皆載其名矣食貨志言樂語有五均鄧展謂樂語河閒獻王所傳道任似見此故其書亦載五均之說然臣瓚注引樂語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今任書第言五均而臣瓚所引者皆不見此與白虎通所引樂元語二十四句眞古河閒樂記之文也而任書皆無之豈可信哉其書稽古者已疑焉而淺者或不知吾故聊爲之辨若其文辭格致出於近代而非西漢人書則知文者可一見決矣

讀招魂

舊皆謂招魂爲宋玉作太史公贊屈原曰予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招魂亦原之爲耳豈玉作哉其文之旨首言魂魄

離散蓋謂故國難安亦嘗有九州相君之志矣卜居所云心煩慮亂時也顧以義不可去故招使歸來然招之必託於帝告巫陽者何也孝子之於親天性也忠臣之不忍離君亦天命而已矣其文之中至亂辭之首乃盛陳楚邦繁盛則意識頃襄猶能莊辛論幸臣之旨父死於秦不思報復而乃逞聲色縱獵游侈陳之正以見王之不道而難與有為也其文辨博閎麗殊不易曉故於篇終明見其意曰魂兮歸來哀江南君子之居季世也欲他去則於義難安欲不去則其憂不可解在位而極言之猶冀其君之一悟也而為君者必屏棄放逐遏其身而杜其口雖不去亦何能為哉則戚戚焉惟日憂故國之將亾而已矣哀江南者卽庾信哀江南意也自王逸以來率不達其旨猥以玉招原魂釋之是文首卽曰朕幼清以廉潔玉招原魂而謂原為朕耶

且數義者何由可通也吾觀阮籍詠懷詩首用湛湛江水上有楓語而繼之朝雲荒淫爲黃雀哀等句蓋嗣宗追咎明帝之昏荒而作詩以屈原莊辛自況也其於斯文殆已得其解與

讀漢書翟方進傳。

漢世三公多以災異免予讀方進傳及注所言漢家故事蓋漢制天地有大變國家有大故天子使人賜丞相牛酒相輒自殺當時之三公責何其重與宋景遭熒惑之變不忍移諸股肱漢之爲此豈其未聞宋事耶然是事自翟方進外他無所見蓋漢亦知其過重遂減而爲策免迨其後且有策免不行而居職任事如故者矣甚矣方進之所遭獨不幸也吾謂漢是制誠不古然宰相者位愈尊則責固愈重居三公位如何令國家至此縱君不誅吾獨無愧於心乎由是言之漢策免當矣居位不可也

苟因是而愈加尊位彼其人何以能處哉

讀漢書貨殖傳

班固譏馬遷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是雖不識馬遷之意乃其言抑可謂正矣雖然固爲漢書必效遷而立貨殖之傳則何爲也夫貨殖善者追世好取世資惡者掘冢博掩犯姦成富此其人皆不出乎商賈之行耳馬遷以一家之言非爲國作其錄滑稽貨殖等篇比於戲謔夫何爲不可而固乃登諸國史中乎以爲飾變爲姦宄者足乎一世之閑守道循禮者不免饑寒之患列其行事可以傳世變則散見其人於食貨諸志可矣何至爲之立傳也嗟乎以商賈之卑賤貪汙其生也或鬻爵爲大夫華轂朱輪炫熿天下而其死也國史書之使垂名於後世天下孰不爭爲商賈之行哉若夫書爲漢作而不去子贛計然白

圭猗頓之事則固其失之猶小者已

重修甘敬侯墓碑記跋。

右重修甘敬侯墓碑記桐城姚先生爲侯裔孫某作者也某持以示予且屬跋其尾予嘗怪風俗莫敝於西晉史稱士大夫廢職業尚浮誕至南渡而其風不息然一旦王敦作亂則敬侯溫太眞暴露檄興師委軀命以赴天子之難雖其功有就有不就而忠義皆流千古已後世士大夫無晉時淸談之弊顧平時則閉口恐觸忌諱不幸小値寇警有惶怖而莫知所出者矣不知自視於晉人何如也彼敬侯諸公固拔出於時俗者耶將天下矜言高尚敝則甚矣猶愈於卑靡貪冒之爲耶抑吾嘗考之元帝爲琅邪王時辟召賢俊敬侯王導等皆爲掾屬時人謂之百六掾其後渡江承基卒收諸人之用然則有國家者非得賢才

而蚤用之固無以得夫仗義急難之臣與是歲嘉慶十八年冬十月也